

花卉植物元素在旗袍与和服装饰图案中的应用比较

张 虹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达利女装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以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为载体, 选择同一时期的中日传统服饰装饰图案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素材搜集与分析得出花卉植物元素是中日传统服饰典型的装饰图案题材。又通过对花卉植物元素在中国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中的应用比较, 解读了典型花卉植物元素的象征本源与图案内涵, 总结出两者装饰图案的相似性及差异性。研究认为, 中国旗袍与日本和服的装饰图案不仅造型精致、优美, 象征本源、图案内涵, 甚而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极为相似; 通过比较分析, 有利于加深对中日服饰文化的了解、艺术意韵的欣赏, 更揭示了中日传统服饰特有的艺术思想, 旨在为当代中日传统服饰图案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当代传统旗袍; 当代和服; 花卉植物; 象征本源; 图案内涵

中图分类号: TS941.11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4)09-0056-06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Flower and Plant Element in Decorative Patterns of Cheongsam and Kimono

ZHANG Hong

(Highfashion Womenswear Institute, Ha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eongsam and contemporary kimono serve as the carrier. This paper chooses decorative patter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clothing in the same period as object of study and gains the conclusion that flower and plant elements are typical decorative patter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clothing through material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By comparing application of flower and plant element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eongsam and contemporary kimono, this paper explains symbol origin and pattern connotation of typical flower and plant elements and summariz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wo kinds of decorative patterns. The researches consider decorative patterns of Chinese cheongsam and Japanese kimono not just have exquisite and beautiful shapes, but also own very similar symbol origin, pattern connotation, expression technique and artistic styl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lothing culture and artistic meaning appreciation and reveals artistic idea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clot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 for pattern design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clothing.

Key words: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eongsam; contemporary kimono; flowers and plants; symbol origin; pattern connotation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两国国民不仅有着相似的文字、相似的文化, 在服饰艺术方面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颇有“华化”的表现。和服与旗袍虽然是不同民族的传统服饰形制, 但其装饰图案上的异

与同, 尤能显现出中日传统服饰特有的艺术思想。另外,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都视旗袍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服装, 旗袍含蓄的美尽显女性的窈窕身段, 穿上后可谓是风情万种、仪态万方, 广受女性朋友的喜爱,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就曾定制 60 套缂丝旗袍作为中国政府赠送各国元首夫人的礼物。包铭新曾在《中国旗袍》一书中对旗袍作了如下定义: “广义的可以说旗袍经历了清代旗女之袍、民国时期的新

收稿日期: 2013-10-31; 修回日期: 2014-01-06

作者简介: 张虹(1978—), 女, 副教授, 工艺美术师, 主要从事服装设计与营销的教学和研究。

旗袍和当代时装旗袍三个时期的发展,其中以民国时期的新旗袍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狭义的说,旗袍就是民国旗袍,当然也可以包括民国以后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旗袍^[1]。”本文所提“当代传统旗袍”,是对应狭义旗袍定义中“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当代传统旗袍”,是相对“当代时装旗袍”而言。将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比较研究,选择同一时期的中日传统服饰装饰图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素材搜集与分析得出花卉植物元素是中日传统服饰典型的装饰图案题材,希望能为当代中日传统服饰图案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表 1 当代传统旗袍花卉植物元素的象征本源与图案内涵

Tab. 1 The symbol origin and pattern connotation of flower and plant elements on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eongsam

花卉植物种类	图案象征本源	服饰图案内涵	当代传统旗袍图例
梅、兰、竹、菊	在中国合称为“花中四君子”,具有傲、幽、坚、淡的特性;中国人尤为喜爱菊花,不仅是由于它的凌霜高洁,更有“无菊无酒不重阳,不插茱萸不过节”的习俗	通过“四君子”服饰图案寄托理想,实现自我价值和清雅淡泊的追求	
松、竹、梅	中国古代把寒冬时节的松和竹,以及迎寒开花的梅,比作“岁寒三友”,取松丑而文,竹瘦而寿,梅寒丽秀,是三益友之意	流露出服装穿着者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高尚品格	
牡丹	牡丹在中国寓意着繁荣昌盛、幸福和平,历史上有唐诗赞它“佳名唤作百花王”,又有宋词写“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牡丹被视为吉祥图案,表现穿着者的富贵、幸福与富足	
荷花	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之品格恒为人称颂,为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歌咏绘画常见的题材,其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对荷花之美的真实写照	荷花是中国女性传统服饰常用图案,表现女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	
海棠花	海棠花是中国特有的植物,素有“国艳”之誉,还有“花中神仙、花贵妃”之称;苏轼的诗作“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更让人遐想联翩	海棠花亦是中国女性传统服饰特有的图案,表现女性美丽、温和、婉约的气质	
玉兰花	玉兰花别名白玉兰、望春花,外形极像莲花,盛开时,花瓣展向四方,中国传说故事中代表着报恩	玉兰花是中国女性服饰独有的图案,白色花朵图案仿佛透露出芳郁的香味,令人感受到女性清新、可爱的气质	

从表1中花卉植物元素的象征本源与图案内涵可以看出,这些花卉植物元素围绕着吉祥的主题。吉祥主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表象的,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层次反映,这些花卉植物及同其他相关题材组合成异彩纷呈的吉祥图案,是创造者巧妙、智慧地运用谐音而创作的寓意吉祥的装饰图案,且多为祈福、纳吉之用,给人们美好生活的向往,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譬如,蝴蝶停留在一根连绵不断的藤上,藤上结了大大小小的瓜,有着“绵绵瓜瓞”,引以为祝颂子孙昌盛。又如,石榴、莲蓬分别有着“榴开百子、莲生贵子”的寓意,均有祈子嗣的美好愿望。再如,彩凤掩映飞于

牡丹花后,名为“凤穿牡丹”,有着祈求富贵祥瑞的寓意,是中国古代女子嫁衣上的吉祥图案。

当代传统旗袍既有自然、精美的传统刺绣图案,也有质朴、传统的蜡染、扎染工艺的使用,还有现代技术的数码印花,图案风格及工艺富有“中国趣味”。

1.2 当代和服花卉植物元素的象征本源与图案内涵

“和服”起初泛指所有日本的衣服,与此相对的“洋服”是指来自西洋的服饰,后来“和服”单指具有日本特色的传统民族服饰,在日本也称“着物”。在服饰艺术方面,日本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服正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和吴服改制的,所以在日本被称为“吴服”。表2就日本当代和服装饰图案中的花

表2 当代和服花卉植物元素的象征本源与图案内涵

Tab. 2 The symbol origin and pattern connotation of flower and plant elements on contemporary kimono

花卉植物种类	图案象征本源	服饰图案内涵	当代和服图例
樱花	樱花象征清秀可爱的女性,在日本将女人比作樱花,与中国将女人比作桃花的象征意义相同,日本樱花成了中国桃花意象的代用品	樱花是深受日本女性喜好的服饰装饰图案,表现出女性可爱、清秀的气质	
抚子	抚子原名瞿麦,别名“常夏花”;“大和抚子”是对温柔稳重并且具有高尚美德的日本女性的代称	“大和抚子”是常见的和服装饰图案,显示着女性清秀可爱、温柔文静、贤淑的美德	
铁线莲	优美姿态的花与坚硬的蔓,初夏紫色和白色,以此象征女儿家的良缘	铁线莲在日本是被用于婚礼服装的图案,象征女儿家的美满幸福的姻缘	
枫叶	枫叶不仅象征着秋天,还有对往事的回忆、人生的沉淀、情感的永恒、岁月的轮回,及对昔日伊人的眷恋	枫叶一般用于秋季穿着的和服图案,有时也把樱花与枫叶组合,将虚幻无常和秋天的寂寞意蕴相重合	
朝颜	中国喜称喇叭花、牵牛花,在日本称之为朝颜;花冠喇叭样,花色鲜艳美丽,是夏日里的宠儿	现如今日本浴衣是作为参加民俗文化活动的外出服装,例如在“夏祭”“花火大会”“夕凉”这些节庆,人们特别喜爱穿着牵牛花、金鱼、蓝色桐树叶图案的浴衣	
积雪的枝叶	雪是丰年的好兆头,厚厚的雪压在枝叶上的姿态,被称为“雪持ち柳”	在和服上用积雪压在竹叶上的图案寓意着期望和等待翌年春季丰作	
橘	橘的果实象征子孙繁荣,叶子表示长青	和服上常将橘(谐音“吉”)与菊花组合运用,象征吉祥长寿	
松鹤	中国自古以仙鹤为长寿的象征,与松树一起寓意“松鹤延年”,在日本松鹤亦是祈求长寿的图案	和服图案常将松鹤、菊花,以及青海波组合,是参加活动外出服装的装饰图案	

卉植物元素的象征本源与图案内涵进行分析^[2]，且不再重复在旗袍中出现的花卉植物图案，而是单独列出当代和服上装饰图案所特有的花卉植物元素，旨在探析前后两者的异同。

从表 2 中花卉植物元素的象征本源与图案内涵可以看出，日本和服上装饰的花卉植物图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牵牛花有着夏日的象征，松鹤有着延年益寿的美好寓意。而“大和子”是对清秀可爱、性格文静，温柔稳重并且具有高尚美德的日本女性的代称；十六花瓣的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象征日本皇室，这些花卉植物图案显示着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

当代和服既有传统手工技艺染绘美丽和式花纹的手描染绘，也有机器化生产代替传统技法染绘，但是精湛的手描染绘而成的和服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其中典型代表是友禅染，它创始于江户时代中期，由京都的染绘画师宫崎友禅斋创始，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成当今友禅染的繁荣局面。友禅染是在图案画面中一个局部接一个局部地染绘多层次的色彩^[3]，其表现精致，色彩靓丽，成为和服重要的图案样式，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它在日本染织工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日本的文化财产保护法将友禅染技术视为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之一^[4]（相当于如今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装饰图案之异同

中国旗袍与日本和服装饰图案不仅造型精致、优美，象征本源、图案内涵，甚而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极为相似，但不等于说没有自我的个性，而且也不能采用同一套美学标准与价值。

2.1 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的装饰图案之相似性

2.1.1 装饰构图的特征

古来东方绘画的精髓即其“气韵生动”，在这一主导思想的基础上，以“静”的三维空间要素为前提^[5]。中日传统服饰的装饰图案除了有“镂金错采、雕绘满眼”的满地装饰（图 1），更有吸收了禅宗“清雅乐趣、虚实相成”艺术情感的虚实装饰（图 2）。将人的“直观视觉”后隐于心灵深处的感触、感动，进行捕捉、发挥，凝固成意趣，使中日传统服饰的装饰图案构图具有外观美感，更反映出中华文化内在的艺术思想。



图 1 满地装饰图案

Fig. 1 Full space decorative pattern



图 2 虚实装饰图案

Fig. 2 Virtual and real space decorative pattern

2.1.2 表现手法的特征

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的装饰图案的意韵转达常以象征、谐音、隐喻的手法来演绎，隐含或寄托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与情志，形成“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特征。从表 1 与表 2 比较分析来看，两者不仅象征本源、图案内涵颇有相似，甚而其表现手法也极为相近。

第一，象征手法。图案的象征本源于对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演变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祛病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如取龙的形以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以牡丹象征富贵、祥瑞，以仙鹤与松树一起象征松鹤延年。传统旗袍与和服装饰图案所运用这种象征手法，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与祈福。

第二，谐音手法。中国和日本都是讲求含蓄表达内心情感的民族，对一些个人的愿望，习惯取谐音的方式，巧妙地运用一些物象来代替表达内在的本意。如取蝙蝠字中的“蝠”字与幸福的“福”同音，借以表达“福气”的本意；又如，喜鹊站在梅花枝上的图案，以“梅梢”谐音“眉梢”，寓意“喜上眉梢”；再如，橘谐音“吉”，寓意吉祥如意。这种采用谐音的手法

传达人们吉祥美好的愿望与祝福,拙中藏巧,朴中显美,在传统旗袍与和服装饰图案中广泛运用。

第三,隐喻手法。隐喻手法也常用于传统旗袍与和服的装饰图案上,这些创作常常会寄托或隐含某种吉祥美好的意义,以寄托人们的追求与祈福。如中国旗袍以龙凤呈祥的图案隐喻婚姻美满,梅兰竹菊图案隐喻君子德行;日本和服上的大和抚子图案是清秀可爱、温柔稳重且具有高尚美德的日本女性的代称。

2.2 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的装饰图案之差异性

张爱玲曾说:“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6]。”张爱玲发现了中国传统旗袍与日本和服图案表现上的不同,装饰在旗袍上的服饰图案,不一定适合和服。

2.2.1 传统服饰形制的差异

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民族服饰,属于平面裁剪,其裁剪几乎没有曲线,只是在领窝处开有一个20 cm的口子,上领时将多余的部分叠在一起。如将和服拆开,可以看到,用以制作和服的面料,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由于和服的裁剪制作具有上述特点,在量体裁衣方面比较自由,对高矮胖瘦不同体型的女性可穿着同一尺寸的和服^[7]。虽然和服穿在身上,以“带”束腰可调节腰部尺寸,从腰部以下呈现紧窄的直筒形,但是和服没有采用肩缝和装袖,连身袖使腋下出现很多的余量,更没有胸省和腰省,缺少对人体曲线的显示,因此和服给人不甚合体的印象。难怪张爱玲会感叹“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这应该是指裁制上的不合体而产生过多的褶皱将服饰图案埋没了,所以在和服的肩部、袖管、腰部都不适合有视觉完满的装饰图案,而应装饰在和服腰部以下。

作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服装,具有东方女性象征风格的旗袍是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为典型的。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旗袍两字所引发的联想或意象,就是以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的细节布置的一件式女装为形制定型的旗袍^[8]。旗袍的造型特点是平面的、写意性的,如同传统的中国画一样,造型不是注重三维空间的立体表现,而是注重简洁、自然、流畅、明快的线条造型。旗袍作为一件式且适体收腰的女装形制,前后、整体都非常适合表现完整的图案画面,倘若选择视觉效果完满、唯美的图案与平直明快的旗袍样式相

结合,达到平静与和谐,就更能表现女性典雅、宁静、含蓄的内在美。

从中国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的廓形线条来看,旗袍主要以曲线的方式来表现女性的柔顺、婉约,简单的廓形线条却显得明快、挺括,这与和服以悬垂褶皱形成直线廓形有着显著差异。

旗袍与和服在外轮廓造型上有一定的框架局限,服饰装饰图案要在有限的范围内(即服饰形制的框架内)表现,其应用位置也应有所不同。笔者提取菊花、枫叶元素的装饰图案应用于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中,可以较为直观看到装饰表现效果的差异性,受中日传统服饰形制的影响与制约。旗袍的廓形明快、平直,能很好地保留完整的服饰图案,由于适体收腰,不论是胸部,还是腰部的菊花或枫叶图案都是朵朵清晰、完整(图3);而和服形制决定悬垂形成许多褶皱,尤其是宽绰的连身袖使腋下出现过多的褶皱,将一部分菊花或枫叶图案埋没了,破坏了完整的花型(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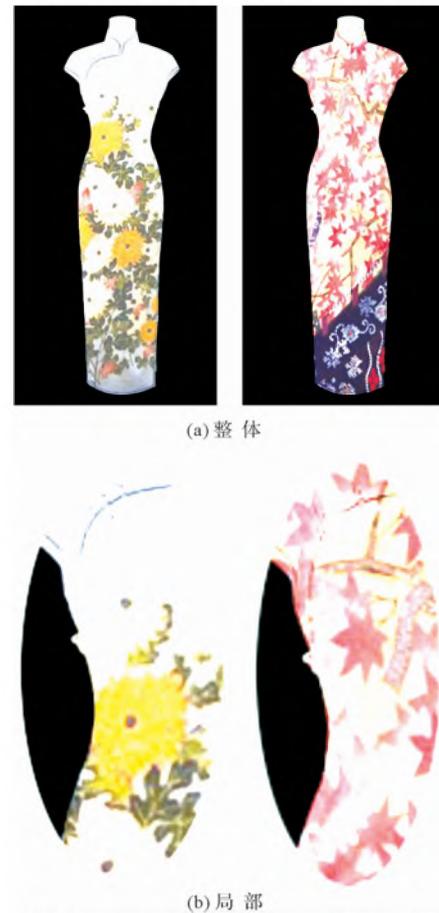


图3 当代传统旗袍装饰图案应用实例

Fig. 3 The application example of decorative pattern of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eongsam



图 4 当代和服装饰图案应用实例

Fig. 4 The application example of decorative pattern of contemporary kimono

2.2.2 装饰图案表现形式的差异

旗袍上的装饰图案表现形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采用中国水墨画形式表现,或流畅线条,或浓墨重彩,构成的服饰图案形色完美统一,此类表现形成在当代传统旗袍装饰图案中较为多见,可从表 1 图例中看到。二是采用平面装饰化的中国传统纹样形式表现,或以简洁的线条勾勒花卉植物,或将花卉植物元素围成团状做散点布局,这在当代传统旗袍装饰图案中比较少见。

和服上的装饰图案表现形式主要是以平实的线条概括图案造型,色彩细腻、丰富,精致、严谨的绘制为的是追求平面化、装饰化、形色完美统一的视觉形象,其装饰图案表现为一种主观的唯美的视觉构成。从表 2 图例中可以看到其图案的组织形式,亦或在和服的带、带枕、领口、半衿、腰纽部位使用单独纹样和二方连续纹样的组合,亦或在和服的衣身、肩、袖、下摆等部位使用适合纹样和四方连续组合,既有装饰图案散点表现形式,也有装饰图案定位表现形式。

3 结语

在服饰艺术中,“装饰图案”最能彰显人文哲学思想的精髓,正如老子《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相信在环境不断恶劣的当代,那些充满生命力和美感的花卉植物图案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通过探讨花卉植物元素在中国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的装饰图案中应用,并且比较研究装饰图案之异同,不仅有利于加深对中日服饰文化的了解、艺术意韵的欣赏,更揭示了中日传统服饰特有的艺术思想。另一方面,当代传统旗袍与当代和服是中日两国文化艺术的载体之一,通过比较研究旨其在传承与保护东方服饰艺术。

参考文献:

- [1] 包铭新. 中国旗袍 [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
BAO Mingxin. Chinese Cheongsam [M].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2] 大久保信子. 着物の事典 [M]. 东京: 株式会社池田书店, 2011.
OKUBO N. The Clothing's Encyclopedia [M]. Tokyo: Ikeda Bookstore, 2011.
- [3] 张虹. 手描友禅染艺术创作特征及其拓展研究 [J]. 丝绸, 2013, 50(5): 55-61.
ZHANG Hong. Research on artistic creation features of hand-painted Yuzen dyeing and its expansion [J]. Journal of Silk, 2013, 50(5): 55-61.
- [4] 王志惠. 亲近自然的手描友禅染: 记人间国宝田岛比吕子展 [J]. 饰, 2005(1): 37-38.
WANG Zhihui. Naturalistic dyeing with hand painting: a exhibition on handcraft Master Tasimahiroko [J]. Decoration, 2005(1): 37-38.
- [5] 赵文江. 中国山水画与日本风景画构图研究 [M].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11: 67-68.
ZHAO Wenjiang. Composition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nd Japanese Painting [M]. Beijing: Rong Bao Zhai press, 2011: 67-68.
- [6]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89-90.
Eileen Chang. Eileen Chang's Collection: Vol. 4 [M].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2: 89-90.
- [7] 魏娜, 蒋翔云. 浅析中日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间的差异: 以旗袍和和服为例 [J]. 学理论, 2012(21): 143-144.
WEI Na, JIANG Xiangyun.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traditional dress culture between: According to the cheongsam and kimono as an example [J]. Theory, 2012(7): 143-144.
- [8] 包铭新. 20 世纪上半叶的海派旗袍 [J]. 装饰, 2000(5): 11-12.
BAO Mingxi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 cheongsam [J]. ZHUANGSHI, 2000(5): 11-12.